春秋翼附

春秋翼附卷之四

明嘉禾後學廣寓居士黃正憲著
男承昊編次

莊公下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子捷立是爲文公

按突簒弑禍國而春秋終始君之且復書其卒葬何也觀左氏載厲公納王之事亦庶可以蓋莊公射王之愆乎夫齊爲伯主而鄭號納王春

秋書卒以子突亦所以媿齊桓也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按先儒謂文姜惡極春秋何終始以夫人書蓋未有子在位而貶其母者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憂莊公有焉此史臣意乎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

按肆赦也眚過誤也虞書曰眚災肆赦莊公幼年嗣位制於文姜單伯實專用事則臣民以罣誤陷罪者必多文姜既歿公論漸明儻此輩不

赦則人情必含冤抱屈起而摘發文姜時隂事者有之而文姜得葬與否未可知也故莊公悉赦之以說其心杜其口而襄葬事亦權宜之策也或謂縱釋有罪惡人幸免則所肆當言大罪何云大眚乎後世如唐武后崩而赦王蕭二族及褚遂良韓瑗柳奭親屬者亦此意耳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王氏輯傳曰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易之以謚婦人無外行於法無謚也生以夫國冠之韓姞秦姬是也死以夫謚冠之莊姜定姒是

也末世别爲作謚如景王未崩妻稱穆后皆非禮也魯文姜弑逆滛亂之人得罪宗廟國人之所不容今不誅而姑縱以子母之故不忍棄絶葬之足矣又别爲之謚曰文而不復繫于桓公可乎自是魯國從而效尤哀姜成風聲姜敬嬴齊姜穆姜齊歸皆别立謚不復繫于夫且使妾母當之不正益甚矣

陳人殺其公子禦寇

季氏私考曰是時陳從齊霸每與會盟而禦寇以貴卿當國必勸其君以急于趨事者也但人

習怠心憚於供億徵求欲速未免過嚴乃御寇之所以取怨而豪强之所以欲殺者此國人亂殺大夫之始事也

按古人命名多有取義如文武宣尼之以德類而命者鄭莊曾莊之以生而命者春秋列國日事爭鬬相視若寇仇惟以能捍禦爲貴公子材器必多强暴志於敵仇者是用以禦寇爲名故觀其命名之意則張氏所謂自處失道劉氏所謂足以殺身者或有由然耳

夏五月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　冬公如齊納幣

按文姜既爲已故與子連姻于齊然莊公十四歲即位至此已三十五是何濡滯也蓋文姜淫穢之行深絕于齊桓故遷延躭悞在齊桓亦不屑與之議至是文姜既殁則彼此各欲成事故齊遣貴卿往議公遂親與之盟謂魯無意請婚遣微者與盟非也不然納幣乃大夫之事莊公何必親往行之而魯諸臣既皆不欲何無一人阻其行哉故謂齊懼魯之辭婚者亦非也但莊公可以釋齊桓之仇而不可以娶襄公之女乃

以從母之令爲孝不能斷之于始此其所以終不可絕歟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

祭叔來聘

按聘者以上問下之名必有使之者此必柄臣所爲非由王命也故不稱使穀梁傳云不正其外交是也祭畿内地祭叔祭公之弟

夏公如齊觀社　公至自齊

按程正叔以婚議[illegible]定故托觀社再請季氏私考謂齊致公以[illegible]魯而堅其從夫公既如

齊納幣則婚議[illegible]可疑從志亦非不堅矣公之意不過欲以[illegible]之富騎射之勇馳騁齊郊聳動觀聽以蠱惑內志耳蓋不勝其童心易之所謂冶容誨淫者也夫在齊襄之時旣受制毋氏而不能報殺父之仇在齊桓之世又舉動輕佻而無以愜伯主之望若莊公者眞下愚不移者哉

荆人來聘

按是時楚文王卒子頵代兄堵敖立是爲成王彼聞齊桓倡伯志欲與齊並驅中原故遣使加

聘問以親望國其意實在併吞中夏但聘者天
子問諸侯之禮彼自以爲習于禮文得與中華
交際慨然有用夏變夷之志又惡知禮之不可
僭哉故據實稱人非進之也憂之也

公及齊侯遇于穀　蕭叔朝公

按莊公欲速成婚故觀社未幾而又如齊然齊
桓以婚姻之國兩君相見禮多而費繁於是至
穀以遇禮見若邂逅者然蓋以簡省便民不無
厭會之情矣蕭子姓國宋之附庸叔本朝齊因
公在穀自不得不見小國不敢與大國抗禮況

前此未嘗相見故行朝禮季氏私考謂宋欲為齊餌魯使蕭叔因齊朝之恐未必然也書曰遇見公之無事而空行書朝見蕭之重魯而魯不能自重也

秋丹桓公楹

穀梁傳曰禮天子諸侯黝堊大夫倉士黈丹楹非禮也

按姜氏宣淫桓公暴妒萬世而下讀春秋者猶髮上指冠廼莊公既不能報父仇復又取齊女不知何面目入桓公之廟乃欲飾其柱以示夸

大耶

冬十一月曹伯射姑卒

庶子赤逐其嫡子羈而立是爲僖公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按齊襄公亂常遇紝其女失所瞻依則幷嫁之事無與爲主矣況齊桓閫伯方殷文姜以淫惡見絕是以遷延濡滯至莊公年三十六而未娶故納幣遇穀情禮無不至矣猶然未有昏期此非魯人之不協實齊國無與主昏者耳扈之盟亦莊公之輸情于齊也說者或以爲齊人之難

或以為魯人之疑豈其然乎扈齊地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公桷

刻鏤桷椽也方曰桷圓曰椽夫人所以崇宗廟也取非禮之制加于宗廟以飾夫人故斥言桓公以惡莊也

葬曹莊公

夏公如齊逆女

按納幣遣大夫者也而公自往親迎或于境或于館禮之節也而公以納幣既如齊則親逆自不容已委宗廟社稷之重僕僕以逆仇人之女

莊公眞有會無心者乎

秋公至自齊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按自文姜淫亂齊魯交訌莊公雖若罔聞知丹楹刻桷極其崇飾然諸大夫國人之心必不能帖然無議者故夫人濡滯不肯同歸公羊氏云與公有所約然後入者謂欲譏其初迎始見之禮及嫡妾尊卑之分耳入者倨傲陵轢之辭謂盛其輿衛峻其防範如以師入國先聲以奪魯人之氣也于是夫人未見宗廟而大夫宗婦先

見矣玉帛諸侯附庸之贄而大夫宗婦同用矣此皆莊公先至而預爲之地者也夫昏義以正始爲貴而公不與夫人皆至則失夫婦之正矣大夫宗婦同贄則失男女之別矣弑閔孫邾之亂其兆於此乎

大水

汪氏曰莊公取仇女又奢僭以誇示之故有陰沴之應唐高宗立太宗才人武氏爲昭儀而萬年宮夜大雨水幾溺其身天人相感之際焉可誣也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按公羊傳以曹羈爲曹大夫三諫曹伯不從而出奔杜預以其事與鄭忽出突歸相類知是曹君遂以赤爲僖公然史記曹世家與年表又皆云僖公名夷其說都不相合而私考之說又本于賈逵亦以意言之無所據也大抵曹雖小國而其君出歸之際嫡庶之分存焉是亦世道所關況又戎侵所致則以裔謀夏尤非細故春秋特書之以見漸之不可長而伯主不當坐視而莫爲之救也

郭公

按公穀以郭公為曹赤胡傳引齊桓公父老之問舉為郭亡之證近儒又以郭為虢即左傳所謂制巖邑虢叔死焉者也此皆臆說也王氏輯傳以為闕文為是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按女畿內地蓋周大夫采邑而因以為氏女叔者天子命仕于陳以為卿者也是時莊公方成昏于齊陳欲示親好故有此舉而不知聘非諸侯之可行于與國者也或以其用齊楚並行之

禮似有挾楚抗齊之意未必然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衛背幽盟爲齊所惡故雖訃而不葬子赤嗣是爲懿公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季氏私考曰日食而伐鼓所以助陽氣也左氏稱天子伐鼓于社諸侯用幣於社皆附會之説耳凡救日在朝故伐鼓亦必於朝伐于社以責神此何禮乎幣固遇災而禱者之所宜用但救日無暇禱神而事在責躬亦無待于禱也況倉

卒用牲乎

伯姬歸于杞

按伯姬莊公女公年三十七始娶哀姜當時割臂盟公如孟任輩必先有所出矣或以為桓公女非也杞姒姓伯爵國夏禹之後歸杞為惠公夫人也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按水陰氣也古人遇水旱雖有雩禜祈禳之禮然必以側身修行為本莊公娶仇人之女薦于宗廟以成好合故連年大水此陰逆乘陽之象

上天譴告以警戒也公不知修省以消沴異乃徒事非禮虛文卒致陰邪外通宗嗣不立以成弑逆之禍宜哉

冬公子友如陳

按友莊公母弟桓公之子故後世列爲三桓此內大夫出聘之始而亦季氏之始事也當隱桓莊之間周齊來聘魯魯無報謝而女叔一來季友旋往繼又會原仲之葬則陳魯之交皆出於季友原仲之私情矣春秋書此豈無意乎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　夏公至自伐戎

按是時姜氏初入羣心未協連年大水正莊公恐懼修省之時戎雖鄰我未聞侵侮何爲有是伐哉豈以濟西之追未遂所逞抑以侵曹之故聲罪以伐之耶忽蕭牆以圖戎落非急務矣

曹殺其大夫

按公羊傳曰曷爲衆殺之不死於曹君者也君死不言滅爲曹羈諱也夫曹伯不聽羈諫而死于位則書滅者正所以表伯之能死守社稷而顯羈之忠謀先見也何以諱也穀梁傳曰言大夫而不名爲曹羈崇也夫不名則羈雖賢從[illegible]

孰從而知之是掩蓋之也何崇之有季氏私考又謂赤因戎得立諸大夫不服怨魯伐戎故赤盡殺諸大夫爲戎也亦非確論大抵赤以庶孽奪嫡故殺其不附己者耳何其慘哉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按徐伯益之後嬴姓子爵國戎在徐州之域常相表裏爲魯患故書稱伯禽征徐戎今茲伐亦治戎黨也宋亦與徐戎鄰近而嘗被患者故魯約宋乞師于齊以伐之然宋但遣微者則以非門庭之寇耳不修內治專事遠略莊公何不知

務哉

冬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按伯姬係莊公之女則洮非歸寧之地如係桓公之女則禮姑姊妹已嫁而反兄弟不同席而坐況用兩君相見之禮乎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按盟者誓崇獎王室無私侵伐之意同者因其有未協而誓以同之也十六年同盟于幽矣而鄭伐宋魯納詹陳殺禦寇曹殺大夫未同也故

再舉同盟之禮以申伯令而一諸侯之心然魯宋陳鄭皆至而衛獨不來故明年遂伐衛齊於是專征伐而以主盟中夏之責自任矣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按慶父專權子牙黨惡友必有大不相謀者故與政未幾棄官而去可謂明哲保身矣但是時莊公無恙內難未萌乃遂托送葬之私交忘宗國之遠慮可乎且與其應君于疾革問後之時而卒無救于子般之難孰若調停于與聞國政之日而觀變以定奉般之策乎若友者亦明于

潔身而短于謀國者也故直書公子友如陳葬原仲不待貶而義自見矣胡氏乃云以王臣私交為始亂故遍季子之私行而無貶豈其然乎

冬杞伯姬來

季氏私考曰女嫁從夫不得越境以寧父母葛覃之時所謂歸寧父母者葢太姒嫁於周國在渭水旁自周歸渭乃境內也嫁於隣國而欲歲一歸寧恐非先王以禮制情之教矣伯姬以國弱求與魯親故先通杞伯將朝之意會洮必亦為此也往來頻數非能以禮自防者矣

莒慶來逆叔姬

按慶莒大夫名叔姬莊公之女杞伯姬之娣也禮國君不當與大夫敵體大夫不得越境逆婚况莒本偪傲之國慶父又莒之强臣慶父越分求婚莊公自卑下嫁此春秋之所交罪也

杞伯來朝

按諸侯無相朝之禮况齊桓伯業方盛權有所攝而杞伯朝魯者以其爲甥舅之國禮可義起齊或不見讓耳然伯姬先通而後來朝則杞伯之不能自强伯姬之預聞國政具見之矣

公會齊侯于城濮

按左傳云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以其立子頹也但衛立子頹在十九年至此已越十年而衛惠公已易世矣何伐之遲也竊意請伐者齊也蓋去年衛懿不與幽之盟齊桓方有志討不服而廖適來賜命遂因以伐衛請且以立子頹之事激怒天王蓋欲挾王命以震懾之耳魯衛兄弟之國莊公知齊謀遂會齊桓以講解之城濮衛地伐其國而即會于其地欲使聞之而來服也此見桓公之不得已也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　衛人及齊人戰　衛人敗績

按齊桓倡伯尊周必先于攘夷攘夷必先于主盟中夏衛姬姓同盟之國豈忍伐乎因其不與會欲聲討以恐懼之故不自往而使卑者主兵書曰齊人桓公之心事白矣戰者亦衛之疆吏也左傳云受賂而還當亦是齊將之誤而歸咎齊桓豈伯者之所爲哉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

子遽蒢嗣是爲文公

秋荆伐鄭　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按鄭居王城之內與楚隣近實中國之藩屏楚欲侵中國則鄭實當其衝十六年楚文王伐鄭是時齊桓伯圖初就人心未孚故未敢輕救至是幽盟再同伯業已定而楚復伐鄭是肆其憑陵而旁無伯主矣于是約魯宋二大國救之不惟得救災恤隣之義而崇奬王室以張中夏之威靈者實藉此舉故穀梁云善救鄭也

冬築郿

按郿魯下邑或以爲戎常出没及之欲以設備

似疑于城然臺囿曰築不曰城而曰築必築基
甫就而停工未畢者耶盖郿與秦臺相近觀秦
臺之築則郿工之寢可推矣

大無麥禾

按麥熟于夏禾成在秋而必總書于冬者五穀
以禾爲重麥雖無尤有望于禾之熟也先書築
郿者見莊公興工役于夏八九月之間而忽省
歛之政也

臧孫辰告糴于齊

按臧孫氏辰名是爲文仲公子彄曾孫也不稱

使者觀外傳辰之言曰國病矣請糴于齊又曰辰也備卿請如齊則告糴之舉莊公未嘗有意皆出于辰之請也故不稱使以見辰之急于謀國公羊氏乃以爲臧孫之私行誤矣外傳又云文仲以鬯圭玉磬如齊齊人歸其玉而與之糴則不惟見桓公不遏糴之信命抑亦正而不譎之一驗乎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廐

王蓀氏曰養馬欲其富故廐謂之延延延長也猶庫藏欲其有餘而謂之長府也禮凶年歲不登

馬不食穀馳道不修去冬大無麥禾烝今春新

延廄可謂不恤國矣

夏鄭人侵許

按鄭許雖世仇然許自盟幽之後凡有盟會必與滕滑小國附于大國故不登于史策即有背盟之罪伯主自在何與于鄭豈以去年荆之伐鄭以許人爲嚮道耶則齊威方振許必不敢向楚以自外于中國謂之曰侵見無罪可聲著鄭之陵虐也

秋有蜚

按劉歆曰蜚一目虬尾行水則竭行草則死見則其國大疫羅端良曰負蠜今謂之蜚盤蟲好以清旦集稻上食稻花故春秋書以紀異若劉向以爲淫風所生爲哀姜之應則鑿矣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按叔姬于十[illegible]節歸酅至此歷十八年而卒則事定而節完外之無愧于紀侯之宗廟內之可以慰宗國之先靈始終不貳節孝兩全可以爲賢矣故春秋不卒紀侯而特書叔姬之卒勸後世也

城諸及防

季氏私考曰諸城在莒東北一百八十里而莒西又距魯五百餘里魯安得有此遠邑乃紀之故邑而爲齊所併者也齊以諸近莒控制爲難而鄣邑密邇齊都欲得之久矣今以叔姬老歿鄣無主焉乃先使魯受諸以爲叔姬喪祭之備雖曰重姬守義實以諸易鄣也故叔姬方卒魯即城之而防在鄆西亦近于莒且又在齊南魯北境上城而及防備莒亦以備齊無制之術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師次于成

按成魯北鄙地公羊謂鄣紀之遺邑紀在魯北境則鄣必與成相近者莊公聞齊將有事于鄣故次于成以待之則齊霸信義之未洽魯莊交鄰之不誠可見矣

秋七月齊人降鄣

按公羊謂鄣者紀之遺邑夫以紀之全國猶不敢敵齊而滅亡久矣豈有一邑之民能二十餘年獨拒齊乎或曰齊太公支孫封于章蓋在遂西而北隣于齊者也小國孤危不能自固齊遙

以兵威脅使降附故不曰鄣降而曰降鄣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按紀國既滅則叔姬之葬無與爲主非魯葬而誰哉又何足爲莊公多而屬詞乃云恤典之厚也然亡國遺嫠而書卒書葬可不謂賢乎但伯葬以齊叔葬以魯則紀姓之凋喪誠爲可憫而齊之罪亦不可掩矣此春秋之微意也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按濟水歷齊魯界在齊界爲齊濟在魯界爲魯

濟魯濟即今之濟寧州鉅野縣也左傳曰謀山戎也蓋齊桓圖伯業所與會盟者惟魯衛宋鄭陳邾等國皆山東諸侯吳越遠處東南荊楚勢方强盛俱未暇圖而秦晉燕之在西北者意欲伐山戎以威之而戎心叵測地勢險阻故約魯侯于魯濟以遇禮相見而謀之耳然捨近攻而事遠略困民力以爭不毛非計也而魯莊好勇躁動豈可與謀之人乎故下即書伐山戎見其謀之成于莊公也

齊人伐山戎

按公穀皆云此齊侯也夫山戎在舜之營州古孤竹國之地東距遼北距燕遠在千里齊桓雖喜立奇功以威諸侯然伯業甫就羣雄未盡服肯輕千乘之尊深入不毛之地乎以智謀雄略之主輔以管鮑諸賢其舉動必不然矣所謂將卑師少者是也非貶而稱人也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

按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諸侯有道守在四境未聞築臺以備敵者也戎在魯之南界其南爲宋

而郎近之其西爲曹而泰近之其東爲徐而薛
近之皆相屬于魯南鄙者也故築三臺以察戎
之出没雖非遊玩之地然土木頻興非時動衆
豈爲國之所宜哉
夏四月薛伯卒　築臺于薛
按薛已附屬于宋故自齊桓倡伯以來凡會盟
皆不與卒而不日不訃也夫薛既屬宋與魯無
交而魯弔之者謂將築臺于薛欲因弔示恩而
求薛割近魯南界之地耳所以上書伯卒下即
書築臺也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按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諸侯不相遺俘捷四俘也獻者下奉上之辭齊大國且伯主安得自屈于魯哉蓋有侈勝威服之意焉當是時齊欲伐戎亦懷疑畏故謀于魯濟莊公好勇必預料其勝而鼓舞之所以齊侯既幸已之成功又服莊之料敵乃屈體獻捷不自知其非禮也且獻俘必告廟魯有周公之廟在焉戎狄是膺公之所以翊輔王室也安知齊桓不自附于周公而爲此舉哉史臣據其所稱之

實而書之亦爲曾張大其事云耳

秋築臺于秦

秦在魯西境蓋濟西地也前築郿時必先爲基址此特培土而崇之耳一年之中三臺並築則民力無一時之暇矣財盡則怨力盡則懟將何以爲國哉

冬不雨

按周之冬夏之八九十月也當是時穀已成實雖未甚害然陰陽不調亦嗣歲之災故特書之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

按左傳曰為管仲也杜預又泥楚申無宇齊桓公城穀而置管仲之言遂註云公感齊桓之德為管仲城私邑而以小穀為穀城殊不知齊自有穀如文十七年公及齊侯盟穀宣十四年歸父會穀皆濟北之穀也此小穀自是魯邑何與于齊蓋魯因齊來獻捷有威脅之意故城此以備之耳然不修政愛民而築臺城穀何益于事哉

夏宋公齊侯遇梁丘

季氏私考曰齊桓有志攘楚而中國諸侯尚多

未服魯以周公之後人望所歸齊常降心求魯而魯終懷疑不忘備齊蓋桓公滅譚滅遂降鄣之事足以使人畏也自會鄄以來惟宋從齊最固無役不從故就梁丘之地而託宋致魯若不期而會者且推尊之以示密厚之意魯服而諸侯之信可孚此桓公之志也亦可謂善糾合矣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按公子牙慶父同母弟莊公之庶弟也是爲僖叔左氏載莊公有疾問後及季友酖殺叔牙之事公羊云誅不得避兄君臣之義也不直誅而

酖之使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季本氏以爲與書法不相應且此時友已奔陳牙乃自卒非酖殺也三說姑置弗辨但叔牙黨惡慶父不利社稷而書爵書卒何哉爲魯幸亦爲牙幸也蓋使牙不死而莊公薨則以慶父之奸惡翼以叔牙之比周季友雖忠勢孤而分卑無以爲也弒逆之亂不待立子般而見矣幸而先公以死則慶父之謀旣以無助而未發子般暫立國脉亦未遂至于淪亡故曰爲魯幸亦爲牙幸也聖人因舊史之文見叔牙不與于慶父之亂則亦直書

其爵與卒焉耳若必追其既往之非而削其爵
没其卒豈聖人恕以待人之心哉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季氏私考曰莊公精騎射狃戰勝晚年大興工
作此有好大喜功之志者也然懵于大義聽于
私情母子兄弟之間多不能斷防踈宮壼而禍
隱蕭牆矣非遇齊桓寛大不討舊嫌幾何而不
辱身危國哉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按莊公踰年不娶哀姜歸纔九年且無所出子

般出于孟任其名不正啓方幼而非嫡獨僖公生在哀姜未娶之前其母成風雖賤亦非孟任之流當莊公疾革問後季友何不以立長之說擁戴僖公乃逢迎諛合爲以死奉般之議于是儲位未定奸雄在旁窺竊神器子般之立出于權時之策在國人當且不服況慶父乎是子般之弑莊公自貽其禍而實成于季友之一言也慶父之罪奚待言哉弑而書卒般不宜立且立而未踰年也書弑則成其爲君矣此春秋之微意而或謂左氏圉人之說爲誣子般非弑不亦

謬乎

公子慶父如齊

按胡傳曰子般之卒慶父弑也宜書出奔其曰如齊見慶父主兵自恣國人不能制也季本氏曰慶父如齊以閔公幼弱無寵於哀姜欲謀自立也二公之說皆非也蓋慶父以國人賊般謂齊桓未必知出于己使故如齊以覘之而啓方爲哀姜娣叔姜所生乃齊人所欲立者于是同衆擁立己即如齊告立以見德則後雖有變必不疑己而魯既無應立之子我可謀立而齊不

爲岨耳此如齊之本謀奸雄之秘計兩公或未之窺也不然弑般之賊固伯王之所必誅簒立之謀亦豈可使聞于伯王者乎

狄伐邢

季氏私考曰邢姬姓侯爵國周公庶子所封狄之爲國其西南則邢衛其東北則冀燕冀封堯後燕封召公本皆衣冠之會而狄得雜處其間必緣後世安揷降夷使親王化而周綱不振中國衰微則闢土漸廣而肆行無忌耳汪克寬氏曰此狄入伐之始

閔公

名啓方莊公庶子母叔姜九歲即位在位二年

謚法在國遭難曰閔

元年春王正月

按閔公本莊公之子子般之弟子般未立而弑則于次應立其不書即位者以大臣擁立事在先君之年耳然亦慶父藏姦從衆欲謀不軌利其不書即位也

齊人救邢

按狄伐邢已經四月何救之遲耶蓋去年十月

中魯方多難桓公初伯豈能恝然不一經營雖

慶父如齊告立尚在猶豫未信之閒故狄伐邢

之時未暇卽遣師往救況經于狄伐不書月日

焉知在十月與否而齊之至邢亦非旦夕可至

魯史但據齊師至邢之日記其事耳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汪氏曰莊公之薨至是十有一月而始克葬蓋

以國亂子弒嗣君幼弱危不得葬也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按是時慶父秉外權哀姜爲內主蓋唯恐季友

之歸而左氏謂請復季友者非也况閔公時方九歲何以即能出盟伯主蓋慶父既以擁立見功于齊因桓公在落姑遂奉幼主赴會見已翊輔嗣君之意以深結于齊而爲他日謀逆篡立之計耳但齊桓見閔公孱弱國之老成深知季友平日爲人或言及召歸之事慶父遂聽其來歸以順伯主之心益見巳之竭忠于社稷此正其包藏禍心飾詐文姦之祕計也吳臨川乃謂魯大臣有謀先以請復告于伯主使桓公召閔公而與之盟見季友之復出于齊而不出于魯

以籍制慶父後日驅逐之患何其迂哉

季子來歸

按季友會誓以成事般則子般被弑何不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請討慶父之罪而全軀奔竄奉召邀歸何自食其言耶蓋是時王綱不振征伐之權自齊桓出慶父既以立閔見德于齊儻不自量而必與之爭則桓公必曲庇慶父而不吾聽如以肉投餓虎必無幸矣故隱忍奔陳此豈特自全之計哉蓋逆料慶父終將不利于孺子而有申可輔則魯之宗社實在焉今奉伯王之

召而歸則慶父必不敢挾前日之仇抗伯主以加害而吾得從容觀變待時而動矣此實老成謀國之深慮豈悻悻然徼倖于一旦者哉公穀皆曰來歸喜之也謂其足以慰國人之望也朱子泥于左氏成風事友之說至謂友爲魯國之賊聖人著其專國爲禍之端則身後子孫之事季友安能豫料乎而于春秋不名之義亦難通矣

冬齊仲孫來

按仲孫名湫齊大夫郎無知之後也齊桓圖伯

取重于魯故嘗降志以相從胡傳信左氏之說以爲使計謀之士窺覘虛實有乘亂取國之心亦甚寃矣夫齊滅譚滅遂諸侯尚有離心豈有覬覦望國而能服天下者乎孔子稱齊桓正而不譎斷無是也蓋必齊桓見慶父如齊言立閔公之事似無他意近又從約召歸季子故遣湫來省難一以覘慶父之情僞何如一以觀季友之舉動何如故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見季子雖歸慶父猶可慮也公問魯可取謂慶父終能攘魯國而有之否湫以秉禮之故斷魯

之難動而欲其君親禮覆亂以成伯王之器不
可謂明于料事者乎但謂待慶父自斃則與覆
昏之言自相矛盾耳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陽小國葢齊人强移其宗社于他處而取其地
也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按禘者帝王立始祖之廟猶謂未盡追遠尊先
之義故又推尊始祖所自出之帝而追祀之以
其祖配之者謂于始祖廟祭之而即以始祖配

之也此祭不兼羣廟之主故無合食之禮或每年一舉或數年一舉與祠禴蒸嘗四時舉行者不同禮記郊特牲曰春禘秋嘗祭統曰春禴夏禘王制曰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此皆孔門弟子及漢初諸儒見春秋禘于莊公遂以爲時祭之言見閔二年五月吉禘莊公乃令之三月遂謂之春祭見僖八年七月禘于太廟乃令之五月遂謂之夏祭耳蓋失考春秋之吉而妄爲立論者也周公爲魯始封之祖文王周公所自出之帝故魯以周公之廟爲太

廟成王以公有大勲勞賜伯禽以天子禮樂使用諸太廟追祭文王而以周公配之然亦必止于伯禽之世非以此爲魯常行之典也其後親盡之世因僭用之故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況莊公大義不明綱紀盡廢是得罪于文王周公者而可以配享倂及之乎且不禘于太廟而禘于寢又喪未畢而吉祭蓋一舉而三失者也當是時閔公纔十一歲耳魯諸臣不請于禮成季亦無一言以沮之春秋書此罪有所歸矣

秋八月辛丑公薨

按奸雄欲逞篡弑之惡則必自泯其迹以逃罪故子般鞭圉人犖則使犖賊般閔公不禁傅奪卜齮田卽使齮賊閔見爲仇家所弑而人不疑巳于是可施竊位之謀耳然接弑兩主罪惡貫盈天奪其魄人暴其情指視森嚴雖強自抑制而不能一息寧居者此姜氏所以先孫而慶父隨卽奔也弑而書薨例與隱公同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按哀姜雖特慶父以自固而婦人女子性自柔

脆閔公遇弑之時國人忿怒不平必有以不測之禍恐嚇之者故不暇與慶父謀約逃避于邾自姜氏孫而慶父失其內援亦不得不奔矣然姜氏不孫齊而孫邾者非但畏齊桓亦以成季僖公在邾思以自托耳此哲婦之巧雖顛沛流離猶爲身謀如此文姜孫齊哀姜孫邾俱已見絕其去氏與否亦仍舊史所書恐無軒輊范氏罪重罪輕之說非也

公子慶父出奔莒

按共仲握兵于外姜氏盤踞于內勢相依倚一

且哀姜孫邾國人共偪度其勢必不可為于是
奔莒以莒者嘗有恨于魯可以容身而樹黨也
故成季以賂求共仲于莒亦恐其黨奸遺患未
必非討孫氏以為惡季子緩不討賊胡傳亦云
譏失賊夫共仲行弑勢焰滔天成季度不可與
敵乃以僖公適邾恐併害及于僖公耳身在他
國而責其緩且失其亦未察于難易輕重之勢
乎雖然成季歸國之後既不能委曲通變以銷
奸萌又不能維持保護以全幼主既不能請命
討賊又立孟氏與叔牙同是使魯人謂弑君者

不失爲有後于是東門踵亂篡逆成風誰生厲

階哉

冬齊高子來盟

按公羊氏謂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

而城魯故喜而不名穀梁子則云不以齊侯使

高子說者遂美高子而不美齊侯皆非也春秋

固深罪桓公也蓋桓公圖伯豈不以正名討罪

爲尊周攘夷之本今慶父兩弑魯君不知請命

天王以行誅討豈爲慶父如齊以立閔公之功

欺誑蒙蔽之耶則姜氏孫邾共仲奔莒其罪狀

不待詰辨矣且仲孫湫省難而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豈忘其言耶何嘿嘿無所舉動也藉令季友不以僖公適邾而亦雁慶父之難則高子之來將誰盟而誰立耶是所謂貪天功以爲己力者安在其爲伯王哉故書高子來盟罪之而非喜之也

十有二月狄入衛

按衛自宣公滛穢繼嗣不明國亂無政至于懿公而土崩瓦解之勢成矣故狄人一至遂渙然離散不可收拾豈特懿好鶴之故哉然經文止

曰狄入衛而許穆夫人載馳之詩言歸唁衛侯
則當時懿公亦暫出避狄權處于曹殘破之餘
城郭室廬未能完繕故曰不滅也史記乃云翟
殺懿公衛人憐之立昭伯子申爲戴公戴公卒
復立其弟燬爲文公夫衛爲康叔之後裔姬姓
大國而狄人得滅之此非細故而齊桓爲伯主
乃急于救邢而于衛獨泄泄然不加之意耶春
秋謹夷夏之防凡會盟侵伐無一不書乃于狄
人滅衛反視爲細事而不書耶

鄭棄其師

季氏私考曰是時狄方入衛而鄭與衛鄰其地以河爲界故使高克將兵禦狄狄久不退鄭師亦久不還則未免逃亡潰散矣春秋書鄭棄其師以見其輕用大衆之失也左氏以爲鄭惡高克久而不召公穀亦謂棄師爲惡其將夫觀清人之詩未見其惡克也清本近在衛南而彭消軸則皆衛邑之在河北者清人因狄入衛而南避於近河之邑未見追逐則狄患尚未遠能渡河至鄭第遣一旅至河更番偵伺待有警急而後大發車徒未晚也今乃盡以其師次于河上

使之翱翔逍遥旋抽作好逾時在外竟不召還

故書曰棄其師非眞惡高克也

春秋翼附卷之四終

春秋翼附卷之五

明嘉禾後學廣寓居士黃正憲著

男承鼎編次

僖公

名申莊公子閔公庶兄母成風夫人蟄妾在位

三十三年謚法小心畏忌曰僖

元年春王正月

按左傳閔公二年秋八月共仲使卜齮賊公于

武闈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或

云立于慶父未奔之前故即位不書於踰年正

月也此實季友以賢定國之功左氏乃云成風聞季友之繇事之而屬僖公則大失古人之心矣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按先儒皆以衛自盟幽以來背齊不會及齊見伐又抗不從故桓公棄衛不圖而盡力救邢以歆之非也蓋衛自宣公滛亂國勢崩弊狄人猝至遂爾播遷欲救之事已無及故且聽其避狄處漕以俟後舉非棄之也若邢與衛隣近實當狄人歸路之衝藉令狄乘勝襲邢邢不能支而

入于狄則北州一帶翟得縱橫出沒後雖欲恢
復境土爲邢衛計難爲力矣故師宋曹之師次
於聶北以爲聲援使狄不敢侵邢及邢遷于夷
儀遂帥二國城之以固其根本邢存則磁澶洛
聶之間彼此猶得聯絡交制不爲翟所充塞梗
閡庶人民安堵由是可以爲勞來還定之計而
楚丘之城因可漸舉矣是救邢亦所以存衛也
廼猥云棄衛不救豈知伯王之心者哉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按邢國號夷儀邢地夫古者立國建都必擇地

勢邢雖小豈其都漫無所擇且當時或未有城或有而狹小且瑕故乘狄人既退請城于伯王以爲根本計但三國師徒糾集事體容有不便故暫遷于夷儀以便工築之役城完日仍歸復國都是遷者爲都城計也吳臨川謂邢即夷儀故不曰城夷儀而曰城邢則混矣然夷儀必與聶北相近三國之師在聶故就之以自托防不虞也再叙三師見春秋以來悉力存亡唯有此舉得南仲城朔方山甫城東方之遺意美齊桓也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按哀姜出孫于邾義雖絕于齊魯然實齊魯未了之事桓公身爲伯主豈不展轉于念但情法不能兩全使之歸齊不可歸魯不可殺之于邾不可殺之于齊不可于是使人陽爲召歸而陰縊之于夷夷者齊東鄙小國也殺于夷則泯邾之迹使人奉命而召則不得不載屍而復於是魯僖請歸禮葬而書曰夫人之喪至自齊則桓公之情法兩全僖公之體面亦飾矣說者但知齊桓大義滅親之正豈知其委曲用意之深如

此哉

楚人伐鄭

黃震氏曰楚荆也今始稱楚者先儒謂楚至成王令尹子文得政國益強改稱楚以交于中國從其自稱非春秋改之也然而聖人之慮深矣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郲人于檉

季氏私考曰檉之會齊桓以楚伐鄭至再而欲攘之故即宋地謀合諸侯也左氏以爲謀救鄭則楚兵已退鄭既預會矣何救之有乎是時魯以齊能定難乃始服從而大國如陳衛許尚皆

未至則人心猶未盡一可知故與宋公定討而

諸侯自此潛孚不待再會矣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

按檉之會邾人在焉越月而敗其師何也蓋邾

界于魯宋嘗兩事之自北杏之會邾專附宋魯

久不能釋然矣及夫人孫邾事多不避僖公深

媿之而會檉之時必不能無語言睚眦之恨此

其所以有偃之敗也何休謂公怨邾以夫人與

齊當亦是此意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拏

按莒納慶父魯君臣已愧憤不平又以求賂不遂而加兵于魯則成季帥師敗之亦以雪先君之耻即殺莒君之弟挐不爲太甚康侯以友主此戰而責之豈其然乎酈地當在魯東鄙僖公因是而賜友以費或酈即費間之地歟至謂賜友以汶陽之田誤矣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按胡傳謂不稱姓者殺于齊不去氏者受于魯杜元凱以不稱姜爲闕文非也蓋齊桓既以大義緇殺哀姜絶之也絶之則必不容復稱姜矣

當是時既從僖公之請而歸其喪必有復之之
辭曰夫人者因魯人之稱也去其姜者齊惡而
削之也齊曰夫人氏則魯使亦曰夫人氏史官
亦書曰夫人氏聖人仍舊史之文耳不然夫人
尊號且存之也而獨去一姜字謂之何哉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按楚丘衛邑文公既立避狄而遷于此齊桓因
爲城之以建國都焉先儒謂不書桓公不與諸
侯專封非也蓋昔未有國而今始有者謂之封
衛爲康叔之後其建國舊矣特爲夷狄侵陵都

邑雖殘侯封如故何待再封乎或以楚丘爲魯地至引魯襄公薨于楚宮爲証而謂定之方中亦爲美魯先君而作城楚丘亦魯事故以內詞書而無預于諸侯則誤矣蓋楚丘之城在文公初遷之時楚宮之作在文公既遷之後非齊桓城築于先無以爲文公營立之地非衛文創圖于後無以成桓公興繼之美合而觀之始終本末昭然可見何異說之紛紛也

夏四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季氏私考曰先儒皆謂哀姜莊公之正配僖公

之嫡母子無絀母之義得用小君之禮竊意婦人既得罪于夫宜絕于宗廟而復得以小君禮祔焉則非所謂恩輕而義重者矣故以私禮葬可也以小君禮祔不可也

虞師晉師滅下陽

按虞公爵出自太王長子泰伯伯無後武王封仲雍曾孫周章之子虞仲以爲伯嗣晉侯爵出自武王少子唐叔虞號亦公爵出自文王季弟號叔武王封于下陽以其兄號仲先封東號故名下陽爲西號三國皆姬姓同出于周而相隣

之國也虢在虞南晉在虞北晉無虢地乃可以圖河南蓋下陽虞虢之塞邑猶秦之潼關蜀之劍閣潼劍不守則秦蜀破下陽旣舉則虞虢亡此晉獻公伐虢取虞乘勝圖南之計也胡傳曰晉人造意以虞首惡何也貪得重賂遂其強暴滅兄弟之國以及其身而亡其社稷所以爲首乎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黄人盟于貫

按江黄皆嬴姓國江伯益之後黄陸終之後乃楚之東北境也貫宋地當是時楚勢日強憑陵

中夏駸駸不可遏齊桓欲爲攘楚計思江黃不通則師入楚境江黃反在吾後可以絶餉道與楚犄角以制我宋爲中國捍楚屏蔽與江黃相近于是先使宋桓密約二國來盟是斷楚人之右臂而我可無左顧之憂矣此實制楚一奇策也說者見江黃後爲楚滅遂謂不出管夷吾所料豈達權之論哉藉令逆料不能救而弗與之盟則齊終無入楚之路是重江黃而輕中國矣蓋管敬仲之言欲桓公盟二國之後必能一舉成滅楚之功使江黃永預中國會盟不受楚人

荼毒耳非沮貫之盟也但桓公召陵服楚志漸驕盈諸所舉動既不足以服楚人之心而爲江黃之庇況齊處東海楚處南海千里遼絕又不能旦夕救援卒使楚氛復熾二國夷亡竟如仲父所料以貽後世之譏也惜哉

冬十月不雨

按十月乃夏之八月正禾苗華實之際而恒暘暵旱則西成爲可慮故特書之

楚人侵鄭

張洽氏曰楚自莊三十年楚覩巳長用子文爲

合尹兵勢驕強故比年侵伐鄭若非齊桓專以圖楚爲事必未能制之於召陵而執宋公盟諸侯之事不在僖十九年之後矣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　夏四月不雨

按周之正月乃夏之十一月雖春華播種然農隙之暇索綯乘屋諸務亦在此時則雖一月無雨亦未爲大害若周之四月乃夏之二月春華垂熟需雨甚急卽今民俗所謂春雨如膏是也而亦不雨則其害大矣况觀下書六月雨則自冬十月至夏五月八月之間無雨矣可不謂災

乎乃先儒咸稱僖公重農務穀閔雨憂民而天澤不降豈無實德致然與

徐人取舒

按徐國在下邳舒鄅姓皋陶之後有數種曰舒蓼曰舒庸曰舒鳩僖公時尚合爲一故總謂之舒魯頌曰荆舒是懲則楚之與國而共爲中國患者也徐人爲齊通伐楚之路故取之是有効順中國之義所以稱人觀十五年楚伐徐桓公率諸侯之師以救之乃知此舉徐蓋受命于齊者耳

六月雨

按周六月乃建巳之月萬物始盛農事將興待雨尤急故古者以是月雩祭況自十月至此久旱得雨則民情慶豫可知故穀梁傳曰喜雨是巳季氏私考謂二麥方熟宜暘之時彌月而雨非志喜也誤矣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按江黃在楚東北境乃中國諸侯入楚之路故齊桓托宋約二國盟于貫矣今欲謀伐楚則事機更宜謹密于是陽穀在齊西鄙離楚甚遠乃

致二國會焉觀明年八國同次陘而江黃不預則知齊桓爲二國免後患計不特以其兵力寡弱之故矣胡康侯乃謂江黃各守其境爲八國之援此克敵制勝之謀彼惡知伯主用兵之道惜小之意哉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季氏私考曰齊桓將謀伐楚既與江黃遠國定議矣豈有中國諸侯不爲師期之理但恐蔡人洩機則楚知所備故不煩諸侯而但使大夫往受盟焉其有不協者則陰託宋公爲之招來受

事即還至國不限其先後也故不以大會書反之如齊涖盟趙鵬飛氏以爲聽伐楚之期是也而魯人從齊之心至是始固矣

楚人伐鄭

汪氏曰楚師三至于鄭連年侵伐齊桓不救而孔叔猶有勤我之言蓋知檉貫陽穀之會皆爲伐楚救鄭之謀故也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按齊桓次陘之役可謂筭無遺策矣方其與江

黃盟貫已啓入楚門戶而蔡自哀侯折入于楚不通中國者廿餘載是尤楚之東藩也齊不得蔡何由深入楚哉然當是時以九國之師何難蹂躪剪除而顧爲潛師侵掠之計蓋襲蔡本非齊意又恐兵威太張彼必知警報楚于是出其不意攻其無備如迅雷不及掩耳者然則蔡方奔潰不暇奚暇報楚然蔡潰之後或逗遛不進楚又得以從容爲禦我計若乘勝長驅即薄其營壘迫逐攻擊則主客情形勞逸虛實之機未暇審察勝負亦未可必也于是整兵疾進而次

于陘焉既以潰蔡先聲奪其氣又宿重兵據上游以示必勝之勢所謂以我而致人者也于是楚人畏懼屈完如師則退師召陵載書盟誓葢不待血刃而攘楚之功成矣孔子稱九合一匡兵車不以其在斯時乎說者謂次陘以修文告

傳無考據卽包茅不貢等語亦與楚使問答之言非傳檄之辭也至若楚僭稱王乃其本國私相稱謂未嘗以此名號抗衡中夏又安所質證以加之罪哉說者猥譏管仲舍大責小謬矣

夏許男新臣卒

張氏曰召陵地屬潁川去許密邇許男疾而歸
卒故不言卒于師子業嗣是爲僖公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按楚卿未有通于中國者特使卿來重其事也
召陵楚地左傳云楚子使屈完如師蓋畏齊師
強盛而輸誠納欵以乞盟也但陘乃駐師之所
不可以行會盟之禮若遂與盟則以盟爲急戰
爲緩是齊桓以楚來盟爲幸而欲速成者矣茂
禮示弱伐楚之謂何故退師召陵見因完之効
順請乞而退師以緩伐也盟于召陵見諸侯行

會禮以受楚完之盟也名正事肅豈不當于禮哉季氏私考謂師中已盟因完將歸又要盟以堅其志是預逆其敗盟而先示以不信也可乎

齊人執陳轅濤塗

按濤塗之執左氏以爲獻循海還師之誤竊以齊桓英敏夷吾才略觀其伐楚次陘始末算無遺策豈不知旋師便計迺輕許濤塗遵海之說哉且以一言之誤而執與國之柄臣以一言之合遂賜要害之重地其賞罰必不若是輕易也大抵陳與蔡皆近楚陳雖不如蔡從楚之堅其

平日亦必聽其約束者故江黃與陳隣近而貫之會獨宋江黃而陳不與恐其泄漏事機於楚耳至欲侵蔡伐楚必由其道則不得不羈縻同事示以坦壞而蔡人奔潰之時屈完如師之日陳人不無情僞敗露爲齊桓所覺察但機務鞅掌盟約未成故未暇糾舉今荆楚已服振旅班師不可不一懲創以圖善後之策于是執濤塗以數其平日即楚之罪師中不戢之過庶陳人知畏而江黃許蔡諸國各有所警耳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按及者蔡上齊人之辭既執其臣又伐其國罪齊侯之已甚也故貶而稱人穀梁子以為內師則以會為主非其義矣夫齊桓以江黃與盟開道伐楚故與之伐陳以張其勢然以蕞爾小邦既使獲罪於楚復令結怨于陳且齊遠處東海相去遼絕難為聲援脫有後患其何能淑是庇之適所以害之也

八月公至自伐楚

前事侵蔡後事盟召陵而致以伐楚者大伐楚之功也

葬許穆公

按諸侯薨于朝會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於是有以衮斂者許男實不卒于師而葬禮以侯者重其從伐楚也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按公孫茲叔牙之子魯卿也秋與江黃伐陳矣何又以卿帥六國微者侵之哉卽以平呂事楚師中外比然既執其臣又伐其國亦云足創而侵陵無已齊桓于是失策矣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按申生之死晉國之亂說者皆歸咎于驪姬吾以為晉之先後去公族甚慘天生驪姬以報其毒也語云披其枝者傷其根晉穆侯之二子長則文侯而桓叔其季也桓叔以來視文侯之子孫不啻寇仇必鋤其根奪其據而後已歷桓叔莊伯至武公而滅晉獻公乃武公之子莊伯之孫而桓叔之曾孫也則羣公子之出于桓莊者非獻公之諸父則王父昆弟耳乃聽士蔿之計謀譖以去富子于先圍聚而盡殺羣公子于後

屠之如刈草菅略無憯怛不忍之意蓋以去其偪而後嗣子可無患也豈知有驪姬譖殺吾嗣乎申生死二子奔自以爲奚齊可無患矣豈知有里克弑奚齊卓子兩俱弃之乎是滅桓莊之子孫者非文侯之子孫乃卽桓莊之子孫也然不有驪姬其毒豈如是之甚故曰天生驪姬以報其芟夷公族之毒也

杞伯姬來朝其子

按先王之制諸侯未冠而卽位謂之童子侯童子侯不朝不可以成人之禮接也曹伯有疾遣

世子射姑待父朝魯春秋譏之況伯姬歸杞方十三年其子尚在十歲左右必未承命爲世子何以朝乎疑杞惠公時亦有疾伯姬以其子爲魯甥令攝父行禮以託于魯故繫于母而曰朝其子然朝而祭以婦人益非禮矣惠公是年卒其子立是爲成公

夏公孫茲如牟

按左傳以公孫茲如牟爲娶夫大夫非君命不越境娶爲私事法不應書而此書則必非娶矣蓋牟自桓公十五年來朝已屬於魯凡侵伐會

盟則供其貢賦如附庸然公孫茲以去年冬帥師會六國侵陳必欲供貢賦故如其國以征之耳然以他國不令之役責小國以非時之賦以大字小者當如是耶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

按史記周惠王太子名鄭母早死後母曰惠后生叔帶有寵於惠王惠王以惠后故將廢太子而立之齊桓率諸侯會王太子以定其位此翼戴之功伯業第一義也然使出會而不由王命

則在世子爲植黨在諸侯爲脅君齊桓創伯以尊王室豈幽莽若是必先約八國欲行朝請之禮惠王憚于禮遇之煩辭其朝而使太子出會庶于情于禮兩無悖耳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按齊桓既率諸侯以會王世子則惠王之志可回太子之位已定然尤恐諸侯之懷二心也故又爲首止之盟欲其終始翼戴無有異同耳春秋書此正以見齊桓之忠于爲謀大有功于王室也穀梁云無中事而復舉諸侯尊王世子而

不敢與盟亦未得聖經之旨矣

鄭伯逃歸不盟

按左傳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喜于王命而懼不朝于齊故逃歸季本氏曰惠王既使王世子出會則已從齊請安有會畢而盟復陰沮鄭伯者哉況鄭伯連歲從齊會盟同事何以見其不朝而懼也竊謂惠王本無心于世子迫于八國而從則沮鄭之謀未必無之而鄭伯見楚氛日熾齊伯日衰故樂于附楚而逃歸耳左氏之說非誣也

楚人滅弦弦子奔黄

按八國伐楚本爲攘夷尊周則既盟之後宜即以服楚之事歸報天王請貸其疇昔僭王猾夏之罪錫以爵命旌其來服之心庶幾權有歸攝事有終始乃于師中侵伐同盟是示以不睦之釁也旋師逾年不聞歸命天子是導以無王之逆也況齊處北楚在南即欲有所救援非旦夕可至弦黄諸國在楚人掌握中耳何難滅哉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晉人執虞公

按左傳晉滅虢師還遂襲虞滅之今不先書虢
滅者何晉既滅下陽志已得逞此復假道雖云
伐虢意實覬虞故特書虞以見虢也然滅而書
執者何蓋晉覘周天子雖若綴旒然兩滅同姓
志自忸怩且虢公已奔京師矣可復令虞公奔
訴于是先執之以杜其口修虞祀以見德歸職
貢以謟王晉獻之狙詐極矣故貶人稱執以重
著其罪也

六年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按齊以諸侯伐鄭討逃首止之盟也新城即新密以其南近方城楚之伐鄭必以密人爲向導故越鄭都而圍之威鄭且以威楚也世子既會鄭復以逃盟受伐惠王亦不能無媿矣

楚人圍許　諸侯遂救許

按是時鄭已堅志從楚許與鄭世仇國在鄭之西實界楚鄭之閒中國諸侯藉許以制鄭適楚之路楚人之圍實欲得許以爲鄭聲援非止攻所必應以解新城之圍也救稍遲緩則楚必入許將據其要害與鄭相爲犄角以制我矣故遂

釋圍以救之此見齊桓不爲敵所制如前緩于救衛而急于救邢皆伯王權時應變之術耳胡康侯但曰善之尤而不言所以尤善之意是明于書法而昧于兵法者也

冬公至自伐鄭

黃震氏曰伐鄭遂救許而獨書至自伐鄭者伐鄭其本謀也

七年春齊人伐鄭

按鄭爲華夷之門戶楚得鄭則足以圖中國故桓公急于服鄭不曰侯而曰人者去年夏桓公

同五國伐鄭班師未久故不欲再勞諸侯是時
江黃弦栢皆已親齊桓公必選驍將銳卒帥諸
國之師往伐故能動孔叔之畏耳非將卑師少
也

夏小邾子來朝

杜元凱曰郳黎來也邾子別封故曰小邾始得
王命而來朝也何休氏曰齊桓公請天子進之
於是以爵通也

鄭殺其大夫申侯

按申本國名而邑于楚載觀左傳楚文王將死

之言則申侯故楚臣而來用事于鄭者也鄭伯背齊從楚申侯與有謀焉齊桓數數伐鄭孔叔請下齊以救國鄭伯度不能免于是以逃盟從楚歸罪申侯因殺之以自解不罪已而嫁禍于臣故書殺大夫以見殺非正刑也然申侯專利反覆爲佞不忠是足以殺其軀矣左氏濤塗譖殺申侯之說非也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

按左傳以爲謀鄭非也鄭既殺申侯以說齊桓

矣何以謀爲葢甯毋曾地在宋北而西近曹是時曹伯危疾桓爲此盟以謀定其後鄭伯恐桓公不解其殺申侯之故先使子華求通謝過以求盟而華適聞齊桓爲曹畫後嗣之計因有感于三族强横恐妨已立遂以去三族爲請以內臣自効忽父命而重私圖此夷吾所以深斥其姦而欲桓公之弗許也然左氏旣謂齊侯辭子華乃又列于會盟豈盟約在前奸命在後而所謂辭者止辭其去三族之請乎

曹伯班卒

班僖公赤之子也赤卒在莊三十二年而班代立令班卒子襄嗣是爲共公

公子友如齊

季氏私考曰按諸侯無朝聘之禮故魯君臣之事齊也皆止言如齊桓王覇事多反正豈使人僭行朝聘哉然則公子友之如齊乃議時政聽事期耳至于僖公親往以五年爲期則必古者諸侯受成方伯之禮也而舊說相傳例稱朝聘則誤矣

冬葬曹昭公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欵盟于洮鄭伯乞盟

王氏輯傳曰左氏謂去年冬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大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於齊今年盟于洮謀王室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據經令年十二月丁未方書天王崩恐秘不發喪難于經年而叔帶乃襄王親弟非外國遠人亦難以秘喪為欺也且既云定位而後發喪則正月二月位已定何得至十二月乎

按秘喪之說王氏辨之當矣季彭山乃謂齊桓

以曹共公始立恐國人未靖故復即其地爲此盟非也愚以此盟與首止正相首尾蓋五年諸侯盟于首止矢心翊戴王世子鄭今且四年矣惠王于十二月崩計此時非病則起居失常惠后叔帶時睥睨于側王世子內懷疑懼於是遣心腹王人通信于齊桓公旣倡義爲首止之盟今聞此信則不得不尋前盟以堅諸侯翊戴之心此盟洮之本意也鄭伯不合逃盟方懷愧懼近又聞太子華奸命齊桓聽管仲之言而辭之深以爲德故遣使求盟耳

夏狄伐晉

按晉自獻公殺世子申生之後百姓羣臣皆爲之抱寃而不相輯則國勢人心自覺頽弱故晉雖有剪滅羣狄之威而狄人猶乘隙而肆伐也小雅六月之卒章曰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言非張仲以孝友之德佐宣王以修內治則吉甫亦不能成燓伐玁狁之功于外也故曰內順治而外威嚴

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季氏私考曰夫人之義不明久矣左氏以爲莊

公夫人哀姜公羊以爲僖公夫人齊女夫哀姜之致是謂祔也哀姜薨在元年旣以夫人禮葬安得踰七年之久而始祔乎僖公之娶李在未即位之前故夫人之至不見於經經無夫人始至之書何所因而有廟見耶此其爲說皆由不知禘致之非禮故也蓋禘之爲祭追祭祖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如魯則追祭文王而配以周公於致夫人何預焉是時僖公以私恩崇母又與諸侯娶夫人者異矣他日成風薨葬已見其僭則凡廟見之常弗書可也特舉禘祭而致之則

褒文王輕周公矣故特書禘致以譏失禮夫人去其姓氏義繫於夫人也夫人之致不當于禘蓋不特爲妾母也諸家多謂成風以妾僭嫡之故去其姓氏而不言禘無致夫人之禮則經之文義晦矣將使後之嫡夫人三月廟見者皆可以禘致爲常禮乎

按禮諸侯娶夫人在先君旣歿之後則必三月廟見故致夫人于親廟禮之常也禘何以致夫人耶劉向曰夫人成風也致于太廟立以爲夫人孫明復曰僖公欲尊其母故禘用夫人之禮

致于太廟是也但僖公既以夫人禮葬哀姜則祔于廟矣而又禘致其母是兩夫人也于是公穀皆以不稱氏姓為立妾之貶而議論紛紛矣愚則曰禮可以義起分可以情遷不可槩以嫡妾論也左氏曰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是四者缺一不可而尤以終于正寢為主苟其不薨于寢則必有他故焉雖或同赴殯廟祔姑之禮不缺必出于附會成禮者也況哀姜淫穢縊死于夷是義絕于莊公而得罪于宗廟者又安可祔于姑乎僖公

雖請于齊而葬以夫人之禮亦其情之不自已
而欲修飾莊公之體面耳未必祔于姑之廟也
不祔于姑則不爲夫人計此時僖公已爲尊崇
母氏之地矣況哀姜未至之先成風已生禧公
藉令莊公未娶卽遭不韙而僖公旣以次立爲
魯君則成風將終不得爲夫人耶大廟神靈將
以妾而擯之耶故曰禮可以義起分可以情遷
不可槩以嫡妾之分執一論也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子鄭嗣是爲襄王

九年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按齊桓始伯宋桓能同心翊輔以致諸侯攘荆楚則誠賢君也然魯僖公與同盟接壤而不會葬者何哉以宋襄方有子喪而出會諸侯于葵丘故葬禮簡而諸國皆不往會耳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按齊桓伯諸侯專以尊王為義今惠王既崩未聞有奔喪會葬之舉襄王即位亦不聞有朝覲會同之事乃襄王以翊戴之功反使重臣錫命

是君先加禮于其臣也冠屨之謂何卽有天威下拜之恭亦不能三年而祭緦功者也伯主且然又何以責宋襄之背殯出會而貶稱子乎故千載之下以葵丘之會爲齊桓侈盛美而至美之中有不美焉實不能無遺譏也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按伯姬僖公長女也內女嫁爲諸侯妻則繫國此不繫國未適人也古者女子十五許嫁笄而字之僖公未立而先娶則伯姬之生當在莊公時矣書卒者以成人之禮喪之也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按宰孔與會而不與盟齊桓不敢挾王臣以令諸侯也載觀五命之辭悉軌于正道而無專殺大夫無有封而不告二語猶凜然尊王之義焉故但束牲載書而諸侯咸喻晉獻亦聞風而來會也當是時以齊之正輔以晉之強尊周攘楚之烈當必氣增百倍乃宰孔遇晉侯竟爲寬緩不切之言以阻其行卒使齊晉不謀楚氛日横其關于夷夏盛衰之故豈其微哉

甲子晉侯詭諸卒

按晉處河北山西之境春秋之時猶爲僻遠至是其國日强欲修發紀以會同姓故來計會亦遣使往弔故書卒然獻公方卒而國内大亂不得以禮會葬故不書葬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按楚外傳中立之語則里克似與驪姬爲黨矣又何以殺奚齊哉蓋當獻公欲廢申生之時惟恐己亦不免于難故以中立之言托優施游揚於驪姬之前爲後日免禍之本獻公既没謂權柄在手勢力可以轉移矣于是擅殺其君之愛

子以滅中立之誤爲他日敘功之地若里克者眞剛狠暴橫爲臣不忠之尤也是惡可以未滅哉故書曰殺其君之子深著其罪之不可赦也穀梁乃云國人不子何耶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按左傳始朝齊也季氏私考云諸侯無相朝聘之禮齊桓主伯事多反正豈使人僭行朝聘哉夫謂之曰反正則奔天王之喪葬覲新王之卽位獨不可反之正乎乃泄泄然踰年不舉則齊桓之自尊大可知矣又安見其不受魯僭之朝

哉

狄滅溫溫子奔衛

溫子爵國巳姓顓帝裔孫封于蘇其地南近衛而東界于狄狄利其近巳故滅之吳澂氏曰狄於閔之季年伐邢入衛齊桓雖存邢衛而不加兵于狄蓋其時方急圖楚故未暇及狄狄因此愈肆前年伐晉今又滅溫亦伯圖之有闕也

晉里克弑其君卓　及其大夫荀息

按于奚齊曰弑其君之子于卓曰弑其君里克之罪固難末減矣吾獨于荀息有遺議焉夫息

之傳晉獻股肱心膂之臣也觀其言
公家之事知無不爲忠也獻公廢長立少驪
姬謀殺太子此其禍患之關于公家者何如而
曾無一言匡救忠者固如是乎又曰送往事居
耦居無猜貞也彼蓋逆料奚齊必不免于難則
輔立卓子云耳非謂逆獻事齊也以送舊事新
塞受遺之責則托孤寄命之謂何貞者固如是
乎蓋其言已玷于獻公未歿之前故不可爲于
獻公既歿之後左氏引白圭之詩實貶之也杜
元凱乃謂息有詩人重言之義温公譏其失左

氏之意諒哉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薛氏曰當是時患有大於戎者狄及晉楚是也晉滅虢滅虞近又國亂狄入衛逼邢前年伐晉近滅溫召陵之後楚滅弦圍許所當問者多矣曾不之及而壯戎之爲事君子以桓公爲失所事矣況許方患楚而驅以伐戎非用人之道也

晉殺其大夫里克

王氏輯傳曰里克弑二君其罪顯矣惠公申生之介弟於次當立齊秦納之周公忌父王子黨

臨之不可謂不正使能覲于天王而後受命然後治晉之亂以告先君求世子之所以死則驪姬二五優施之交構猶當窮治其黨里克之罪人之所知者弒二君惠公之所疾者懐二心而不知其在獻公時志在中立此尤其罪之本而不可不問者也如是則一舉而君臣父子兄弟之義明晉國百世之基定矣而惠公曾無家難之恤方且因亂以為利納賂以求入外因秦伯内因里丕則奚齊卓子之見殺實吾心所利耳覸其告里克曰微子不及此則初未嘗有討里

克之心特以其志在重耳而不在巳故殺奚齊其言曰是又將殺我乎此之謂懷私而討雖欲不服故春秋不以討賊之辭書

按里克剛愎暴戾絕無人臣之禮愚嘗終始推究其大罪有四當其與杜原欵爲太子申生傅也安危休戚三人共之矣必委曲周旋免太子於難可也一聞優施之言則中立自持以固其謀而成其難罪一及驪姬置毒行譖當時獻公之疑牢不可解太子卽百口無能自白必兩傳剖心裂脰以死爭之庶幾可釋萬一乃徒曰入

自明則生以必不可得之數致太子于縊原款死而已獨全罪二驪姬之譖奚齊何與于誅況獻公既托之荀息則父命當立禮齒路焉有誅況君之愛子而可手刃之乎罪三卓子爲姬娣所生尤爲無罪克即欲迎立重耳亦當與荀息及諸大夫計議勢不可得則奉身而退不爲之臣子已矣既與息立之而又弒之何忍哉罪四故春秋一則曰殺其君之子一則曰弒其君蓋無所逃于天地之閒者也獨惜惠公殺之非其罪耳故書曰殺其大夫累上之辭也

秋七月

冬大雨雪

春秋翼附卷之五終